作者：hasmart  
链接：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1606688  
来源：知乎  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，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二组：“没听过，怎么了？”

　　三组：“我们这章提到了这名字，感觉应该是个歌手，我在广电音乐数据库里搜过，怎么也找不着。”

　　七组：“那儿连送审小样都有，理论上数据最全，没有就可能是杜撰的，小说家言嘛。田震的话……在象为雷从地起，音谐天真，写及的时候，是不是提到主人公或者谁年少时的事了？”

　　三组重新确认一眼，乐了：“哎，还真是。那，迪克牛仔呢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迪克牛仔？迪克牛仔是真的！我爸跟我讲过，印象中是个双人组合，因为尽是唱些情呀爱的，FD事件刚结束那会儿还拿它当靡靡之音批判过，后来封入高危精神毒品库，对外不开放了。”

　　“胡扯，”四组插道，“迪克牛仔只有一个人，成对儿的那是动力火车！另外他被批判也不是因为唱爱情，而是他有首歌叫……‘原来你什么都不要’。对，就是它。当年FD爆发，人类决定动核武的时候，咱们有些灵命战士总爱一边擦枪一边哼这个，很影响士气，因为这歌里有一种深具奴性的、很哀怨的妥协，批判成靡靡之音，那是一点也不冤枉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那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他们乐队的英文名是dick and cowboy，如果是一个人，难道不应该叫dick cowboy?”

　　四组：“你想想dick原意是什么，cowboy又是什么，boy前为什么是母牛（cow）而不是公牛（bull）？称dick and cowboy，二者间还有联系，该命名指称描述的也是这联系，换成dick cowboy,反而把二者割裂了，要知道，呈二之时为有间，呈一时为无间，有间与无间之间的状态，那种隐约的联系，就是妙，搞艺术的都知道要追求美，可是很少人懂得美后还有一个妙……”

　　二组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迪克牛仔就很懂‘妙’？”

　　四组：“当然这不一定出于迪克牛仔的本意，却不妨碍作者这样利用它。不过据传言，迪克牛仔的歌很多是翻唱的，却比原唱更有味道，这种本事，在我看来就是‘妙’了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妙不妙的我不管，总之是单人还是双人组合，听一听就知道了。”

　 “啥？”四组声音陡提八度，显得极为难以置信：“你该不会是想申请解禁吧？你疯了？音乐会扭曲灵魂，是有毒的！旧时代人类用音乐催蛋产奶的事你都忘了吗？”

　　二组满面迟疑：“……那是伪科学吧？”

　　五组惨然道：“是真的！我太姥姥讲过，当年她们那农场天天放大小施特劳斯——这还能忍，不知场主怎么心血来潮，那回放了个外国歌，什么爱蕊湿又拭蛋打啵的，我太姥爷配遍阿里当时还是保安队长，那身子骨多好，站隔壁栏里睡会儿觉的功夫听得马都跑了……”

　　七组：“得了得了，现在不是讨论音乐的时候，呐，你之前提到考古学家那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　　五组有点接不着上茬儿，犯着愣迟滞了会儿才想起来：“哦，就是数据挖掘刚兴起那阵儿――你们真不知道？当时闹得挺大的啊――”

　　大家纷纷道：“你说嘛，说了兴许我们就想起来了呢？”“就是，考古一直大热门儿，不说谁知你在提哪个嘛。”

　　五组：“就是那几个学者，名我记不清了，在新潘家园搞到块没被辐射打透的老硬盘，从中破解出一部虚拟立体电子小说，靠小说中包含的代码，他们摸索出了旧时代人类的重力模拟系统和基本编程思路……”

　“唔！”七组立刻反应过来：“那小说的主人公是不是一位黑人？在那部作品中，你可以操作他进行偷车、抢劫、安炸弹等等犯罪活动，此人的姓名……我想想……叫作可儿·强绅，对，写作Carl Johnson，简称‘CJ’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‘圣安地列斯’吧？我知道这个。”

“等等，我也想起来了，这是好东西啊，”皮队竟然有点兴奋：“对科技界的影响就不用说了，我记得复刻版发售后，地下塞凸（seito）运动一下大减了百分之九十，波力钛壳一下子就平稳了，当时把海啸和火山地震预报局给高兴坏了，说要是四六八七年就有这玩意儿，损失哪会那么大……”

　　五组：“对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在旧时代，这其实是一种供人类麻醉精神的软药，但当时可没有几个懂。那几个学者本以为凭着挖掘出的数据能拉到些研究资金，到市委转一圈就知道没戏了，失望之余却忽然来了灵感，在参考了一些红学著作之后，他们把Carl Johnson的姓名和宗教联系起来，证明CJ其实是JC――也就是耶稣基督Jesus Christ――的反缩写，从而旁征博引，系统论证出该系列作品‘反基督的思想本质与文化内核’，最后虽然没在考古圈子拉到资金，却墙外开花，依靠文化部门在社会上拉到一笔赞助。”

　　四组：“这谎好像多年后才漏，漏了还有大批的人不相信，反而在他们的基础上组成‘圣学’团体继续研究，还研究出了成果，记得语文课本里就有一篇，叫什么‘圣安地列斯与洛杉矶事件的隐喻对应关系及比较分析’……”

　　“喔！那后来的《进击的大妈》、《卧轨安得卧肉丝》……”

“那也算！当然算！《Wall·Great与Wall·Rose》，论自由、死亡与情色，那可是经典啊……”

　　“就是。”“没错儿！”“唉，海子傻呀……”

　　一经提醒，大家纷纷怀起旧来。

　　四组：“那些文章有的现在也没撤，前阵子在孩子的选灌课本里我还翻到过，挺怀念的。但说实话，对圣安地列斯的研究可能确有点过了，带动起来的其它相关研究可不荒唐，尽管表面听起来多数像个玩笑……”

　　“对。”五组说，“这也正常，文化人的玩笑确实能搞成一门学问，相反这世界上哪一流派的思想又不是一本正经地在胡说八道呢？真理一人一个找法，一人一个方向，找到的答案千奇百怪也就很正常了。以哲学观点看，荒诞和严肃其实是一码事，事事严肃就成了荒诞，荒诞至极一回省，笑声中又会凄凉深刻起来，所以民族臆症主义也不能说全是瞎掰的，尤其是在一些人发现并开始有意识地去利用它之后。换言之，文字狱当然是错杀一千，但总有人是不该被放走的那一个。”

　　这话一出，室内忽然有种开了冷气的错觉，杂议声悄然静谧下来，与会者一个个姿态僵止，天花板四角那几个在呼吸明灭的红点忽然变得明显。

　　会场内一片悉窣泛动，有些会众开始掏包寻找语音过滤口衔、定向屏蔽轭具或01工程款齿发报水勒。

　　皮队有些尴尬：“内部会议，不必这么拘谨罢。”

　　一段思维沉淀又或是自我过滤式的静默过后，二组迟疑地开了口：“不知我的感觉是否有误……这稿子貌似在批判民族臆症主义，但好像又不自觉地在实践着它，这种矛盾中推进式的行径，是否就出于这种思想指导之下？”

　　五组想了想：“如果这正是作者想要的，那么他貌似成功了――借助书中人物、主人公和这本书三重层次，他确实也以‘结合――呈现’的手法，让自己扒在了秘乐的肚子上。”

　　皮队：“以我的理解，鼓手从庙中转移到了监所，后来主人公的病房也可以看作监所，书稿本身同样是一座监所，而总的主题是逃……那么可否就此认为，这暗示现实中他的确杀了人，为远离制裁，自己‘逃’了，而此书既可以说是对警方挑衅，也可能是他在内心罪恶感的鼓躁下，故意留下尾巴，想要通过被正法而解脱的心理投射？”

　　“主题……”五组听见这词的当时嘴角就开始抽动，但还是礼貌地等领导把话说完才开口：“……主题这东西还是少谈为妙，因为在旧时代没崩溃那会儿，写作者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尝试扔掉主题了――主题都消失了，意义还有基础吗？”

　　二组画魂地低喃道：“没有主题？如果说古龙的主题是寂寞的话，难道这稿子的主题不是矫情吗？”

　　“这是赤裸裸的边见哪。”四组态度极其轻蔑，“你这还是旧时代边区支教和业余影评人的思路，总想在呈现背后得出个什么剧情、故事、典型人物、中心思想，看《普罗米修斯》吧，责怪人家叙述模糊，读洛夫克拉夫特吧，又骂人家没头尾，其实根本没弄明白这类作品的精髓，”之后挟着这种半嘲讽的姿态，将脸转向皮队：“领导，我也是无知无畏，您就凑和着作个参考罢：要我说以创作的角度来看，写什么，应该通过情境内在令读者感知，但这稿中很多地方明写了矫情，这不符合‘赞雪不露雪’式的创作美学，当然，如果这又是他拿来强调‘直面’的手段，那也无话可说，但如果直面也是主题之一，那就不能说主题是矫情，事实上我觉得总在此和彼两方面摇摆是不对的，这样就放过了彼此当中那个‘之间’，之间说明内在是有空间的，空间中那个东西，比彼此微妙得多，甚至微妙到了无辞可表、无语分说，所以必然呈现出一种‘混沌两可’或‘语焉不详’，你们想想，矫情与率真之间是什么？逃与直面之间呢？抽象化一点的，四边形与三角之间呢？天下之物生于有，而有生于无，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借‘有’来写‘与无同类’的东西，那从这些之间找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所发现。”

　　经这一提醒，二组眼又亮了：“哎？对呀，就像可能与必然之间、尸体与生命之间、食品袋与制服，还有……哎？”

　　四组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断头台……断头台的铡刀原来是四边形对吧？但路易十六把它改进成了三角――”

　　皮队也恍惚了：“路易十六跟喝雨水那个国王有关吗？”

　　四组：“唔，好像没有……我记得路易十六身为国王却又喜欢造锁，跟喜欢做木匠的明熹宗差不多……”

二组兴奋地：“这么说，他们俩应该都喜欢几何！”

　　七组把这两组直接无视了：“扔掉主题……你是指格里耶那辈人？”

　　五组没接这道目光：“他们那代只是比较明显彻底，实际上含此意识比他们早的还有，像主张文本中心不确定那帮……以及那些老达达，当然，这是我的个体考据，跟激活中心存的那些不大一样――总之以现在的眼光看，扔掉主题是对的，因为只要有主题，或者说有要着力表达的思想观念、核心动作，小说就变成方头皮鞋或者狗熊衣了。”

　　三组点着脑袋：“记得当初马克吐温就说过，如有人胆敢在他的书里寻找什么结构、道德寓意等等，一律逮捕、流放，乃至枪毙。可见作家对那些胡扯八扯的文学理论家总是没什么好感……我觉得他只是利用批判臆症主义来说事儿而已，说不定在写的时候就已经在冲着咱们这些未来的阅读者坏笑了，这种事儿马尔克斯也干过，很多作者都干过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哎……这么说为办案设障碍的推断就……”

　　三组又抢回来：“但就此两稿而言，说想多了我也不同意，马尔克斯朝评论家扔的是香蕉皮，这作者可能直接扔了香蕉，或者说，这就是他的八卦步、是一个像丢给护士那样丢给我们的迷魂圈。进了圈子或者说中了文化圈套可是会死人的，主人公拿这套过别人，自己也险些在厕所里上了吊，人命关天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版是被删掉的就掉以轻心，把貌似突兀、感觉不对头的地方简单当成草稿式的漏洞失误而空混过，说不定里面正藏着与死者有关的真相呢，又或者草稿也可以是阿尼玛，而定稿反而是自影或者说本影的自体呢？”

[发布于 2020-07-19](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1606688" \t "_blank)